

关中匪事

一部关中土匪的惊世传奇

贺绪林 著

马家寨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马家寨

贺绪林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马家寨/贺绪林著.-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2004.

(关中匪事系列)

I.马... II.贺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5320 号

关中匪事=马家寨

著 者	贺绪林
责任编辑	屈立华
整体策划	睿辰文化
策 划 人	马文敏
装帧构成	建森工作室
版 式	豆豆
书名刻字	钟镛
插 绘	邓强 杨坤 张瑜 南柯先
出 版	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
发 行	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家园 17 楼 010-87873533 邮编:100068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西安新华印刷厂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6 开本
印 张	17.75
插 页	16
字 数	240 千字
版 次	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5000
书 号	ISBN7-80680-233-9/I·146
定 价	29.5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邮政编码 710077

自序

贺 绪 林

这部书讲述的是关中土匪事。陕西的关中土匪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事了。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后，从没见过土匪。书中的故事都是听来的。

我的故乡在陕西关中的杨凌。杨凌，曾是杨凌后稷教民稼穡之神地，现在发展成为国家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。根据这部书改编的电视剧《关中匪事》在全国各地电视台播出后，这块圣地怎

出土匪呢？甚至有人怀疑我在瞎编。这些历史我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杨凌位于关中西北，南濒渭水，北依泾水，在上一世纪三十年代以前，是三个贫瘠荒僻之壤，土地有道，很难养人。余事，饥寒生盗贼。此话不谬。贫瘠的土地盛产土匪。当然，书中涉及的区域不仅限于整个杨凌，而包括整个关中西府的黄土地。

还有人以为我是土匪的后代。在这里我郑重声明：我家祖祖辈辈都是淳朴忠厚的良民，以农为本，种田为生，从没有人干过杀人放火抢劫的勾当；而且我家曾数次遭土匪抢劫，我的父亲和伯父都是血性硬汉，舍命跟土匪拼争过。那一年父亲和伯父因家屋事吵了架，分开另过，土匪趁机而入，经过父亲住的门房时，土匪头子对几个匪卒说：“这家伙是个愣娃娃，把他看紧点儿！”随后直奔伯父

住的后院。响动声惊醒了伯父，一家人赶紧下了窖子，伯父手攥倒了一个匪卒，随后跳下了窖子。那次土匪无获而归。至今有许多老人跟我讲起往事，都对父亲兄弟俩赞不绝口。

然而，我的家族中确实有人当过土匪，让乡亲们唾骂不已，这也让我心怀内疚，感到难堪。有句俗话说：“养女不笑嫁汉的，养儿不笑做贼的。”虽是俚语，却很有哲理。谁都希望

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，可谁又能保住自己的儿女不去做贼为匪，不去偷情养汉？家乡一带向来民风剽悍，几乎每个山寨都有为匪之人，都流传着关于土匪的传奇故事。追根溯源，这些为匪者或好吃懒做，或秉性使然，或贫困所迫，或逼上梁山……尽管他们出身不同，性情各异，可在人们的眼里他们都不是良善之辈。我无意为他们树

碑立传，只是想再现一下历史，让后来者知道我们历史中曾有过这么一页。

《关中匪事》系列小说暂时写了三部，不管哪一部，您看过三页还觉得不能吸引眼球的话，就把书扔了吧，免得耽搁您的时间。

好了，不嗦了，您看书吧。

2004年仲春



天寿没再往前走，猫在芦苇林中往那边窥视。女人的背影像个硕大的葫芦，一个饱满成熟的葫芦，煞是好看。



天寿忽地从崖头跳到官道中央，拦住了保安大队长的马头。



忽然，门外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声。云英叫了声：“天福！”疾奔到门口。一个壮汉也到了门口，正是天福。

第一章

出事的那天是中伏天的一个中午。

那天出奇地热。天蓝得发青，瞧不见一丝云彩，白花花的太阳当头照着，把风儿也晒死了。河边的白杨叶蔫头耷脑地垂着，动也不动。一条游狗从河水中钻出来，趴在树阴下，伸着烙铁似的舌头，拼命地喘着气。

那时，马天寿在河湾里锄玉米。他家在河湾有两亩水地，地虽少，却旱涝保收。由于久旱无雨，水田的禾苗也干焦蔫巴起来，玉米叶绳子似的拧着。农谚云：“天旱锄田，雨涝浇园。”说的是锄头有水，还得抓紧夏锄。倘若又遇上年谨，秋田颗粒不收，只好喝西北风去。他尝过饿肚子的滋味，知道那个罪不好受。玉米苗刚刚高过他的头，他光着膀子把锄挥舞得虎虎生风，玉米叶被锄头撞得哗哗作响，锯得他裸露的皮肤如同刚从锅里捞出的红烧肉。

锄到了地头，天寿一头钻出玉米地，站在路边拉风箱似的喘着粗气。他身胚牛高马大，粗茶淡饭并没妨碍他的发育，一身骡子般的筋肉，光着膀子赤着脚，只穿一条白粗布短裤。阳光如同锄尖抵着他的前胸后背，他感到沉重、滚烫、刺痛。汗珠子从额头、脸上、前胸、后背往下滚落，犹如虫子一般曲折地顺着脊背往下爬，钻入短裤里。他的粗布大短裤又往下溜

了，他便往上拽了拽裤腰。

天寿长长喘了一口气，拄着锄把，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珠甩在地上，眯着眼睛看天。太阳还没移到头顶，无遮无拦地往下喷着火，烤得脚下的地皮都发烫。他换了一下脚，把脚板往黄土里蹭了蹭，骂了一句：“狗日的，这么毒！”转身走到地头一棵泡桐树下，折了一片桐树叶扇凉。

按说还不到收工时间，可他却有点吃不消了。以往这两亩水地他和哥哥天福一同来锄，哥哥被抓了壮丁，这活儿他就得一肩挑起。紧挨他家水地的是乡绅冯仁乾的八亩玉米。冯家的伙计头儿陈根柱带着五六个伙计已经折身往回锄了。陈根柱钻出玉米地，看见他消停地折了一片桐树叶扇凉，嫉恨地剜了他一眼。他们是冯家的伙计，吃人家熟的拿人家生的，身不由己。他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当掌柜的，睡坐都由着自个儿。今几个的太阳实在太毒了，钻在玉米地里比闷在蒸笼里还难受。他决定提前收工，剩下的活儿等太阳落了窝后再来干。

他忽然恶作剧地冲着陈根柱一伙的脊背吼起了秦腔乱弹：

为王的坐椅子脊背朝后，
没小心把肚子搁在前头……

陈根柱扭过脸来，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他仰脸哈哈大笑起来……

天寿扛起锄头正准备回家，忽然看见前边不远处的玉米地里钻出一个年轻女人。他微微吃了一惊，怔怔地看着那女人。恰在这时，那女人也回眸看他，看到他在看她时，似乎羞涩地笑了一下，急忙撤回目光，端起地头的洗衣盆扭身朝河边走去。女人的腰身如同柳枝一样柔韧，迎风似的扭着，扭出了一路的风韵。

尽管那年轻女人只是惊惶一瞥，天寿还是认出了她是冯仁乾新娶不久的小妾。冯仁乾是马家寨数一数二的财东，天寿跟他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却有点儿恨他：冯仁乾仗着有钱，老婆娶了一房还嫌不够，老牛想吃嫩草，又娶了第二房。

冯仁乾娶亲那天,他也去看热闹。那排场红火的场面且莫提起,让他没想到的是冯仁乾新娶的老婆竟然比冯仁乾的女儿还年轻,而且十分地俊俏。当下他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二十四岁了,还打着光棍,冯仁乾都胡子一大把了,却娶了两房老婆,这一个竟然还这么年轻漂亮。富人吃香的喝辣的搂着花骨朵女人睡觉,好事都占尽了。穷人吃糠咽菜,睡觉空着半边炕,尽吃苦受罪。这个世道也太不公平了。他由嫉生恨,在肚里狠狠骂了一句:“一棵嫩白菜叫猪拱了!”

那天晚上他失眠了,满脑子想的都是女人。后来,他迷迷糊糊地做了个梦,梦见自己娶媳妇。一顶花轿呼扇呼扇地抬进家门,那女人下了轿,头上顶着盖头,腰身十分好看,凹的地方凹得惹眼,凸的地方凸得醒目。进了洞房,他急不可待地掀开女人的盖头,竟是冯仁乾新娶的小老婆。他惊呆了,那女人却用狐媚子眼波撩拨他,还伸出一只白嫩的手替他解衣宽带。他再也按捺不住,把女人搂在怀中,压在炕上,一阵痛快淋漓之后,他倏忽惊醒,裤裆里湿乎乎的一片……这虽是南柯一梦,却让他回味无穷。那天他呆坐在炕上,回味着梦中的情景,不住地咂巴着嘴,嘴角还挂着一丝涎水,似乎刚从一个上等筵席下来,但还没有吃饱肚子。他再次倒头睡下,想再做一回这样的好梦,却再也没有进入梦乡,反而大半夜睡不着觉,辗转反侧到后半夜,还是没有一丝睡意。他骂了一句粗俗不堪的话,把自己的拳头狠狠砸在枕头上……

天寿忘记了头顶毒热的太阳,痴痴呆呆地看着女人的背影,直到消失。他有点儿迷糊,弄不明白女人钻进玉米地里去干啥。他着了魔似的,径直走过去想看个究竟。钻进玉米地一丈来深,他看到畦沟里有碗口大的一个湿疤,湿疤中有个窝窝。他先是一怔,俯下身把那个湿疤窝窝看了半天就明白过来,咧着嘴无声地笑了。他站直身子,解开裤带,掏出家伙对着那湿疤窝窝狠狠冲了一泡尿。尿声哗哗的,显得十分强健粗野蛮横。他咧开嘴开心地笑着,浑身舒坦地连着打了两个尿战。

后来回想起这件事,天寿说那天他实在是着了魔。他钻出玉米地,却没有回家,反而沿着女人走过的那条道朝河边走去。田间小道在河边蜕变成了羊肠小道。羊肠小道钻进一片不大的芦苇林就到了小河。河宽不过两

丈，深不过三尺，清澈见底，有鹅卵石铺在细沙上，有鱼儿在水中游，有蜻蜓在水上飞。河边铺着几块大青石板，青石板左右两侧有几棵老白杨和几棵大柳树，知了起劲地在树上聒噪，制造着这一方的僻静。

天寿走进芦苇林，隐约看见女人蹲在青石板上洗衣。他没再往前走，猫在芦苇林中往那边窥视。女人的背影像个硕大的葫芦，一个饱满成熟的葫芦，煞是好看。刚才神情恍惚，他没有看清楚。此时他看仔细了：女人穿了件红绸花格短袖衫子，薄如蝉翼，裸露的双臂如同两截肥藕，手腕上带着金镯，一动一晃闪着太阳的光辉；裤子也挽到了大腿根，丰腴白嫩的大腿展示着女人的青春和美丽，不由使人滋生出一种强烈的欲望。天寿只觉着心里头有无数毛毛虫在拱拥躁动，他禁不住在胸口连着抓了几把。脸上的汗水顺着脖项流下来，他却全然不知。

女人洗衣服的样子很好看，似唱戏的小旦在甩水袖。女人边洗衣服边哼着小曲：“墙头上跑马还嫌低，面对面睡觉还想你，把住哥哥亲了个嘴，肚里的疙瘩化成水……”

这分明是情歌，把天寿听得全身的血脉暴胀。他在心里骂道：“狗日的骚得很！”连咽了几口唾沫。

女人把洗干净的衣裳凉在芦苇上，伸长脖子往四处张望。天寿的心猛地一战，意识到可能要出点儿什么事。果然就出了点儿事。女人收回目光，伸手就解衣扣。短袖衫子脱掉了，粉嫩的胴体上只着一件鲜红的裹肚。女人的手没有停，裹肚也摘掉了，粉嫩的胴体无遮无拦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胸前两只美丽的白鸽子高傲地扬着头，跃跃欲飞。天寿把眼睛瞪到了极限，眨也不眨地盯着，唯恐遗漏了星星点点。女人的手还没有停，又解开了裤带，脱掉了裤子。此时女人身上只剩下了一条红三角裤衩。女人的手还在动作，三角裤衩最终也被除掉了。一个再没有什么秘密的女人静静地站在河边，低头看着流水，不知是在欣赏自己，还是在干其他什么。

天寿傻了，慌忙揉揉眼睛。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经过了二十四个春秋，从没看到过如此触目惊心、摄人魂魄的美妙风景。他感到一阵目眩，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，身子如同雪狮子烤火，心头却卷起了漫天狂飙，下身鼓鼓地撑了起来……

女人下了河，弯下腰去，浑圆的屁股高高翘起，在骄阳的照耀下泛着令人心惊肉战的白光。女人撩起一把河水，河水便热烈地扑向女人，亲吻着女人粉嫩的胴体，碰撞成无数晶莹的翡翠，从女人丰满的胸脯、光洁的脊背、浑圆的屁股上滚落下来，落入河中。天寿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全身的每一根血管都在膨胀，几近爆裂。下身的阳物按捺不住地像槌子一样顶得难受。一股强烈的、本能的、原始的、充满兽性的欲望在他的胸膛里铺天盖地地燃烧着，愈燃愈烈，终于把他烧毁了。他觉得天地之间，除了近在咫尺的女人，别的一切都不存在了。他弄不清楚自己是怎样钻出芦苇林，扑倒了那个女人……

“救命啊！”

变了调的呼救声划破了河边的沉寂，往远处震荡。在那一刻，白杨树、柳树上的知了都吃了一吓，停止了聒噪。天寿的耳朵却什么也没听见，眼睛只盯着身下光洁粉嫩的女人。女人这时已经完全吓傻了，不懂得什么风花雪月了，因而也不会有什么味道了。那时天寿并不懂这些，只是像一头饿急了的野猪闯进了白菜地里乱拱乱吃。当他被几双大手从女人的身上掀开时，还在情迷之中。没等他明白过来，几个拳头和几只脚从不同的方向一齐对他的躯体发起了进攻。尽管他的身体很雄健，有着坚强的抗击力，但毕竟进攻太强大了，他的身体如同一个大麻袋，被打得东倒西歪。其中一个拳头猛地砸在他的后脑勺上，他只觉得眼前那美妙无比的粉嫩肉体消失了，金灯银灯乱转起来。他似乎又觉得喝醉了酒，迷糊起来，嘴里咕哝了句什么，随后眼前那乱转的金灯银灯也熄灭了……

冯仁乾得知二姨太被奸的消息已是午饭后。是陈根柱给他报的信。陈根柱是冯家的伙计头子，也是冯家的远房外甥。他心眼活泛，眼尖手快，伶牙俐齿，能见风使舵，很得冯仁乾青睐。

是时，冯仁乾正躺在上房开间的躺椅上纳凉。他架着二郎腿，一手摇着大蒲扇，一手用牙签剔着牙缝。中午伙食不错，是牛肉凉皮，他吃了两老碗。冯家日子过得滋润，掌柜的心宽事少，能睡能吃，胃口一直很好。他从

牙缝剔出一条肉丝，吐在脚地，放下牙签，端起放在身边桌上的茶壶，嘴对嘴喝了一口，咕嘟咕嘟漱了一下口，缓缓咽下。他喝着茶，眼珠子不时地往街门口瞅。老婆冯洪氏从屋里出来，看他那模样，撇着嘴说：“瞅啥哩？让那个小妖精洗几件衣裳就把你心疼成啥了。”

两月前，冯仁乾纳了个小妾，为此老婆冯洪氏肚里一直存着气。今儿中午，太阳正毒，冯洪氏却硬是要小妾香玲下河去洗衣服，冯仁乾不想让去，可看冯洪氏要跟他吵架的模样，便啥也没说。他不想为这点儿小事跟大老婆吵，再者，小老婆也就十九岁，洗几件衣裳也不算个啥。但到这时辰，还不见小老婆回来，他不免有点儿着急。其实他也不是不放心，大天白日头的能出个啥事？只是院里没有小老婆的身影和声音，他感到空落落的。小老婆长得俊俏，他就是爱看小老婆白格生生的俊脸。

冯仁乾瞪了大老婆一眼，怨恨尽在不言中。

冯洪氏也回敬了他一眼，“哼”了一声，扭屁股进了屋。

就在这时，陈根柱失急慌忙地跑了进来，惊叫道：“四舅（冯仁乾行四）不好咧，把麻搭弄下咧！”

冯仁乾喝了一口茶，不慌不忙地问道：“把啥麻搭弄下咧？”

“天寿狗日的，他他……”根柱抹着脸上的汗水，结巴起来，说不出个日子丑寅卯。他知道冯仁乾脾气乖戾，有所顾忌，不敢直言。

“天寿咋了？”冯仁乾忽地坐起身，眼睛紧盯着陈根柱。

去年伏天，为吃水冯家和天寿干了一仗。冯仁乾当时虽然没有出面，可事情的结果却让他大失脸面。对此事他一直耿耿于怀。

马家寨地处渭北高原，原上缺水，井深三十余丈。马家寨有两眼井，皆为官物。两眼官井的水既甜且旺，平常日子，大伙吃水并不犯愁。只是每遇旱年，吃水就比吃油还难。去年伏天天遇大旱，两眼官井前排起了长队。冯家是大户，用水量大，冯仁乾便打发伙计在两眼井都排上队。对此，众人也没啥怨言。

这一日，陈根柱在村东的官井排队绞水。轮到他时，已是黄昏。他绞上水桶，一看，只有半桶黄泥汤。天旱水位下降，加之不间断地绞水，井里已无水可绞。排在后边的人一看此情景，都摇头叹息而去。陈根柱脑子活泛，

灵机一动，便盖上井盖，合衣睡在井盖上。明儿清晨第一名绞水者非他莫属。他没有想到马天寿竟然计高他一筹。

天寿白天下地，傍晚回到家想喝口水，揭开瓮盖，瓮底朝着屋顶。他挑起水桶去绞水，村西的官井摆着长蛇阵，村东的官井已无水可绞。他只好忍着口渴啃了一块锅盔去睡觉。半夜里他嗓子眼儿冒烟，再也无法入睡，便爬起身朝村东官井走去。

来到官井，他看见井盖上睡着人，便明白了是咋回事。借着月光他仔细一看，是冯仁乾的伙计头儿陈根柱。他想叫醒陈根柱俩人一同绞水。他连唤几声，陈根柱却鼾声如雷，动都没动。他灵机一动，想跟陈根柱开个玩笑。他双臂一使劲，抬起井盖一头往一旁移动。井盖移到了一旁，陈根柱竟然没醒，依然响着叫贼吓老鼠的鼾声。他笑骂了一句：“这狗日的咋跟死猪一样。”转身去摇辘辘把绞水。

绞满一担水，陈根柱没有醒。绞了两担水，陈根柱依然大睡不醒。天光大亮了，天寿家里的大老瓮绞满了，陈根柱这才揉着惺忪的睡眼坐起了身。天寿站在一旁抽着旱烟得意地笑。陈根柱迷糊地看了天寿一眼，摸不清他笑啥。他绞上一桶水，一看，傻了眼，又是黄泥汤！他抬起眼看天寿，啥都明白了，顿时脸上变了颜色，冲着天寿破口大骂。天寿已得利益，并不计较，只是得意地笑。陈根柱却不依不饶，越骂越难听，越骂越不堪入耳。天寿敛了笑，脸上变了颜色，以牙还牙：“我让你二两酱，你当我不识秤！我绞马家寨官井水与你锤子不相干！你狗日的老鼠戴串铃，算哪国的儿马子！”

陈根柱气哑了，恼羞成怒，扑过去就打天寿。天寿本来就是刺儿头，哪里肯善罢甘休，当即挥拳迎了上去。几个回合下来，便分出了高低。陈根柱只有抵挡之力，毫无还手的机会。打斗怒骂声惊动了大半条街，大伙儿都奔过来瞧热闹。陈根柱瞅见冯家的两个伙计，大呼援手。那两个伙计奔来不问青红皂白，就捋袖子舞拳头朝天寿扑来。天寿以一敌三，当即就显出败迹。这时天寿的堂兄天禄奔了过来，叫道：“姓冯的也太欺负人了！”喊叫族里的弟兄快上手。马家族中的天祥、天富、天狗等几个愣头儿青便上了手，冯家族中也冲出了几个愣娃生胚子。原本是两人相斗，霎时变成了两族人的混战。

就在这时，只听见有人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混战的双方都是一怔，转眼一看，是金大先生。冯族人在刚才的争斗中处于下风，不肯善罢甘休，几个愣头儿青还要动手，特别是陈根柱，拳头又抡起来。天寿哪里肯饶他，也舞起了拳头。

金大先生脸上变颜失色，又是一声厉喝：“天寿，还不住手！”

天寿见金大先生脸色十分难堪，悻悻地缩回了手。

金大先生转眼盯着陈根柱，说道：“根柱，客再大也压不过主。你还要动手么？”

陈根柱蔫了，垂下了拳头。

金大先生悬壶济世，医术高明，行医几十年，救死扶伤，且为人谦和，向来乐善好施，别说在马家寨，就在方圆几十个村寨都极有威望。凡事他一出面，任谁都给他面子。此时他站出来说话，马冯两姓族人都住了手。

金大先生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！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不明白金大先生说这话是啥意思。

金大先生看一眼陈根柱，说道：“井是官物，岂能霸而占之。”又看天寿一眼，道：“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，咋能乱了秩序。”

没人吭声，都在听金大先生说话。

俄顷，金大先生仰脸看看瓦蓝的天，叹道：“都是老天作的孽！”朝大伙摆摆手，说：“这事到此就为止了吧，大伙儿各干各的活儿去吧。”

事后，陈根柱对冯仁乾说，金大先生调解这件事时偏向马家人。冯仁乾也觉得气不顺，伤了冯家脸面。可金大先生出面说了话，他也不好去驳金大先生的面子，只好隐忍了。

此时看到陈根柱那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冯仁乾便知道天寿又招惹了冯家，可不明白出了啥事，连连催问。

陈根柱跺了一下脚，痛心疾首地说：“天寿那狗日的把我二丫头给……给……给糟蹋咧！”

“你说啥？”冯仁乾一时倒没听明白。

陈根柱又说了一遍：“天寿那狗日的把我二丫头糟蹋咧！”

冯仁乾猛地跳起了身，一把抓住陈根柱的衣领，眼睛瞪得像牛卵子：